

發生在“洗腦班”裏的真實故事

文/劉宮

二、第一次聽到李法明

第一次聽到李法明的名字是從跟我一個班的一個“轉化”積極份子的嘴裏。她是個大學生，原也煉功，“轉化”後很積極地去給別人洗腦，歪理邪說一套一套的，很能迷惑一些學法不深的人。

那天她回來後別人問她又去給誰洗腦了，她說：“李法明”。別人問她這個人怎麼樣，她說他很棒，在男子勞教所受盡了各種折磨，比如七、八根電棍電、被摠在臉盆裏坐著再塞到床底下，然後好多人一起坐到床上去壓、長達三個多月每天都蹲到凌晨三點才讓睡覺，不到五點又被叫起來，等等，最後她還說，她為師父有這樣的弟子而驕傲。

她的這番話很讓我吃驚，因為在她們這些“轉化”了的人眼裏，只有“轉化”才是“修煉”的繼續，只有“轉化”才能“圓滿”，對堅修大法的人她們總是會群起而攻之。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她讚揚一個堅定大法的學員。

她連續去了好些天，每次回來都有人向她打聽李法明轉化了沒有，她總是搖頭。我心裏暗自高興，因為當時我雖然也被迫接受了洗腦，但心智並未完全糊塗，我知道接受洗腦是絕對錯的。

三、覺者的光芒

迷惑李法明的人換了一批又一批，他始終巋然不動。最後隊長實在沒招了，不知怎麼想起了我。以前她們從不讓我去參加給人洗腦，因為她們不放心我。

我幾乎是第一次去給人

洗腦。我跟著幾個邪悟人員來到少教隊所在的樓。李法明被叫到值班室開始再一次被圍攻。幾個邪悟人員又一次圍攻他。他的神色中帶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因素，始終冷冷地巋然不動。

邪悟之徒開始嘲笑他，說他已經麻木了。我在一邊翻看她們的“幫教”記錄，心中暗自好笑。她們煞有介事地寫著：某某天，我們說到某某地方時，李法明的神色有所改變，看來還可從某某地方突破，等等，甚至李法明打了個呵欠她們都記錄在案，認為從中能找到轉化他的“真機”。她們哪裏知道她們被洗腦後，已經完全不懂

處，但最終並沒有搞懂甚麼是真正的修煉從而走向邪悟的老太太。

因為李法明是研究生，隊長一直叫文化水平比較高的人給他洗腦，這次這些老太太們覺得機會難得，幹得份外賣力，一個接一個地攻擊他，販賣她們的那套歪理。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李法明的心中沒有半點怨憎和氣恨，而純純正正地是慈悲。儘管在長期的“疲勞戰”、“車輪戰”和“攻心戰”的夾擊之下，他的物質身體的承受幾乎到了極限，他卻始終保持了心態的純正平和，心平氣和地去和這些人講道理。

當這些人開始大談政府關於“邪教”的六條特徵如何如何的時候，他平靜地說，那六條是人定的，不是天定的，它那個標準本身就是錯的。別的不說，以“教主崇拜”為例，

間的區別。

他想了想，簡單地說：“我信師父，就是一個‘信’字。”

“信師父”，聽起來似乎很簡單，哪一個修煉的人不信師父呢？不信師父還修甚麼呢？可是，信到甚麼程度，能夠放棄自己後天變異的觀念到甚麼程度，卻絕對是跟修到甚麼程度相關的。你修不到那個程度，可能根本就信不到那個程度。

那天他講了很多。他在男子勞教所時曾有機會看到師父在美國西部和北美大湖區的講法。面對這些人，他心平氣和地去跟她們講師父新近講過的法。當他講到師父說“我告訴大家，你們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所有的宇宙的神，不管他是正過來的還是沒正過來的，他們都在說我們太慈悲了”時，我的眼淚一下就流了下來。為了不讓其它人發現我在流淚，我只好拚命地將頭扭向一邊。在那一瞬間，我覺得眼前的大覺者，正帶著無以擬的威嚴和慈悲，放射著無以倫比的純正溫暖的光燄，將他週圍的一切都籠罩在了他的世界的光芒裏。在那一刻，他根本就不再屬於這個塵世這個空間，也沒有任何邪魔夠得著他。只可惜眼前的人沒有一個配得上再聽他講了。她們已經聽不懂他在說甚麼了。

四、後序

後來我們隊實在“轉化”不了他，只好將他交給了別的隊。我也就沒有再跟他說話的機會了。但每次排隊下樓吃飯，我都能看見他在隊部辦公室，一群人圍著他在說。我知道她們根本就動不了他。

再後來我被放了。聽比我後出來的學員說，李法明後來被交給四隊後她們對他大打出手，天天罰他蹲、罰他站、不許他睡覺等；後來又將他關進了集訓隊，在那裏一天站十幾個小時，全身都浮腫了起來，還總讓他淘垃圾。再後來他被弄走了，不知去了哪裏。



我在此想講一講另一位修煉人的故事。

一、六個堅定的修煉人

我所在的勞教所有兩座四層樓的樓房。剛開始勞教所只有兩個中隊，我們去後增加到三個，三個中隊在同一座樓裏，另一座樓裏關著十八歲以下的男少管人員。本來男女是不應該混樓的，但後來抓的人實在太多，這座樓也被用來關女學員。勞教所的總人數從平時的一、二百人擴大到後來的一千人，其中百份之九十以上是法輪功學員，勞教所的建制擴大到八個大隊。

去年十二月，我們聽說從男子勞教所調來六名特別堅定的男法輪功學員。男子勞教所辦法想盡也無法給他們洗腦，還怕他們影響其他人接受洗腦，只好將他們送到女所。將這六個人的洗腦問題分別承包給各個女隊。

這六個人被關在少教隊，由那些只有十幾歲的少管人員幾個管一個，監視他們，並把他們分別關押，互相之間決不允許說話或見面。有一次一個小孩幫他們傳遞了一個紙條，獄警發現後將那個小孩電得好慘。這些小孩都不是煉法輪功的，一個月可以探視家長一次。為了不讓家長發現他們的小孩被電了，獄警將電棍伸進嘴裏電。小孩的口腔被電得一塌糊塗，吃飯、說話都困難，從外表上卻看不出太大的問題，只覺得臉有一點腫。當細心的家長發現孩子神色有異，問起原因時，小孩當著警察的面甚麼也不敢說（接見時總有警察在場），滿眼是淚還不敢讓它流下來。從那以後，為了不牽連這些小孩，他們六人之間索性連眼色都不交換了。在那樣邪惡的環境中，一切也只有靠自己。



昌平北京公安局十三處強行給大法弟子灌食

甚麼是佛法了，變得像江湖術士一樣盡玩些小丑般的把戲而自己還很得意，自以為現在才悟到了“天機”。

我跟著她們去了一天又一天，很少說甚麼。實在推脫不過要我說話時，我曾問：“李法明，請問你修煉最深的體會是甚麼？”他照舊帶著凜然的的神色看著我，很長時間不說話。然後，他說了兩個字--“堅定”。

記不得過了多少天了，我們的洗腦工作依然毫無起色。這一天隊長發狠說：“將李法明帶到我們樓裏，多叫一些人，輪著班地攻他！”

李法明被帶到我們所在樓的隊部辦公室，隊長叫了十幾個人來圍攻他，裏面有些是因祛病健身走入修煉、從大法中得到了很多好